



马九峰

大河湾

耐寒唯有东篱菊，
金粟初开晓更清。

云苓 摄

诗笺

咏秋(组诗)

赵希康

秋景

庭院丹桂初吐蕊，石榴裂开嘴
田野风摇豆铃，金谷头低垂
老农展笑靥，欲与菊花比美

秋色满园

瞅着满坡红枣，遍野金谷、白棉花
老农颤着胡子

啊，汗水绘成了丰收画

秋夜

清风柳间语缠绵
露珠盈盈菊蕊眠
几颗星，点缀着静谧的天

柿树

不是枫叶，比枫红
满枝红果似宫灯
美了秋山，甜在心中

爱在四季

晓寒

春风破土，心事开始拔节
情愫，鹅黄
岸是春水温暖的怀抱
在嫩绿的心头
你的名字是三月的纸鸢

思念，一条长长的藤
夏夜，我顺藤摸瓜
摘取你的深情
闲不住的风
翻着叶的脉络
细细地查看思念的走向

雁阵如剪
剪不断对旧地的依恋
拽不住的云
擦拭着思念的忧伤
发黄的草叶尖上
秋打坐在上面
经霜的果实
更有味道

走进冬天
雪花是一句句干净的誓言
一簇梅
坐拥着爱的情怀
把思念搓在手中
爱，不再寒冷

写意关公

李恒民

与你相识竟是在
家中供奉的案桌上
老爷爷烟锅上闪烁烁的
亮光里
流淌出有关你的传说

行走在河东大地
行走在大江南北
行走长城内外
雪域高原……
追寻你生命的足迹
横穿生命的岁月
你长髯飘飘临风而立
失忆的河床上
风吹拂着身后那些
晶莹如玉的往事

走进那部厚重的名著
目睹你人生之河
激情澎湃
掀起的狂涛波澜壮阔
挥洒的满腔激情
绽放出光耀千秋的花朵
义薄云天忠贯日月
华丽的乐章
洋溢在字里行间

拂去千年的尘埃
手中挥舞的青龙偃月刀
依旧寒光四射
伟岸的身姿傲立苍穹
浸入华夏民族的骨髓
成为难以忘怀而又
挥之不去的情结

散文

裴孟东

“爷爷，分明是什么意思？”
刚在饭桌前坐定，旁边的孙子便一手搭在我的胳膊上，扭过头，定定地看着我问道。小家伙刚满六岁，“问题大王”的名号却得来已久，睡前醒后，不是问这，就是问那，不大的嘴巴总是吧嗒个不停，好像脑袋里装着十万个为什么。这是不知又从哪儿听来一个词。想了想，我说：“分明就是清楚、厘清的意思。”

“沥青？”我那该死的口音，又引起了误解，赶忙纠正：“不是沥青，是厘清。”“那厘清又是什么意思？”没等我回答，手机响了，一看是堂弟，便起身到窗前接听。这是一个报丧电话，堂弟的岳父去世了。按照老家习俗，我应该续献，也就是跟在堂弟后边献上祭品。病弱的老人难过冬，不由得一股悲凉涌上了心头。

堂弟的岳父与我同村同族同辈，曾担任过二三十年的村委会主任，年龄虽比我父亲小不了几岁，但我一直叫哥。结成姻亲，跟上堂弟降辈改称为叔。这倒没有什么，可每一次叫起来，总感到怪别扭的。如今堂弟的岳父去世了，音容笑貌依然在我眼前浮现。

记得20世纪60年代末，全村劳力都集中在村后沟口建坝，坝已经垒起一人多高，人们有了倦怠情绪，他便召集开会，坝面上坐着黑压压一片人，他站在一张桌子前讲话，说是讲话，其实是训斥，训斥每个生产队总有个别人上工迟到，说到这里，他声音很大地来了一句反问，我的“爷爷奶奶”们，白天活这么重，晚上就少折腾点行不行。队列里爆发出参差不齐的笑声，我站在母亲身旁却不明就里。现在才知道，原来他一向肃静的外表下，还藏着幽默。

高中毕业，我成为返乡知识青年，与天津来的知识青年一起，在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地战天斗地，他仍是村委会主任。有一天，他急急忙忙地找见我，给我一本稿纸，让我总结当年的小麦丰产经验。“两天行不行？给你记两天工分。”他定定地瞅着我。我说，那你们大队干部得给我讲一讲呀！“讲啥？你是村里娃，还不知道麦子咋长的！”回到家里憋了两天，又是翻报纸，又是抠脑门，总算憋出了三千字。第三天上午我找见他，他看了说：“你去送到公社吧。”我几乎两天两夜

分明

没有合眼，从公社回来就直接回家，蒙上被子呼呼大睡。

后来，他让记工员给我记了两天半工分，理由是跑跑腿，用不了一天。后来的一件事，使我对他的品行不只是印象深刻，而是深感震撼了。那一年，我二爸去世，他是葬礼总管。这可能是卸任村委会主任后，他自找的“职务”吧。堂妹是招赘，三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自告奋勇，承担葬礼所用的烟酒。烟是十块钱左右的，酒是啤酒。一场事下来，到傍晚，父亲抱回来十几盒烟、几瓶啤酒。我说：“你拿回这些干啥呀？”父亲说：“过事剩下的，总管让拿回来的。”不由分说，我提上东西找见总管，他还在我二爸家，我说：“这些就留下吧，要不，你辛苦一场，送给你也行。”他说：“那不行，你买的，剩下的就是你的，要感谢，他们拿自家东西感谢我。”

就是这么一个丁是丁、卯是卯的人走了，他的品行让人叹服，如今他突然离开，怎能不让人感伤。

回到饭桌，把记工分的事讲给孙子听，并特意说明，这就是分明。从他表现出来的神情可以看出，似乎明白，又似乎不完全明白。

与我们一起照看孙女的亲家母感慨地说：“辨识能力的培养，应该成为学校的一项教育内容。”众皆附和。我说：“过去虽然没有明确，但有心的老师也会讲呀。王老师教过你吗？”亲家母与我是校友，同为会计学校毕业，只不过小我几届。看她露出迷惑，我又讲起一件事。

恢复高考的第三年，我有幸被录取刚刚创办的运城会计学校。教我们商业会计的老师姓王，过去一直在某县供销社担任会计，满嘴土话，讲起课来，左右不离“咱说的话”，把“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原理讲透了，便是大量的实际案例。我听了几节课，便觉得索然无味。

有一天，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你们将来当了会计，一定要用好两个口袋。同学们的兴趣一下子被点燃起来，都眼睁睁地盯着他。那个年代，时兴两个上衣口袋，穿上两个口袋的上衣，走到大街上，怎么看，也会像个公家人，首次也是生产队干部。“左口袋习惯摸，就装自家的钱，右口袋装公款。办自家的事，就不能摸右口袋，左

口袋没钱，那就免办。”王老师讲到这里，教室里便像烧开的锅，你瞅瞅我，我看看你，一片窃窃私语。我心想，这老爷子真够迂腐的，用得着分那么清吗？多少年后，终于悟出王老师的高明。你想嘛，哪一个出事的，不是紧着右口袋花，窟窿大了，填补不上，便要动歪脑筋，最后还不成了天怒人怨、人人喊打。

也有巧设机关的，甚至做得不漏声色、天衣无缝。那一年，与几位同事乘坐单位的“巡洋舰”到山外公干，返回的路上，遇到一个村镇正逢集，司机便将车靠边停下说：“咱们下来买点菜吧，便宜。”

我走到一个南瓜摊边，问：“多少钱一斤？”说了一个数，是比山里便宜不少。细看，摊主是一个小伙，与我年龄相仿，衣着整洁，皮肤光鲜，从脸上看不出半点狡黠。我挑了一个，递给他半称吧。没秤。”摊主便喊了一声对面的大嫂。称完，过来付钱。

一进家门，妻子接着大南瓜，掂了掂，问：“几斤，多少钱？”我说了斤数，她竟然吃惊地看着我，你不会心里没数吧，有一多半都不错。我接过又掂了掂，不死心，又借来称，果然如此。这缺斤短两、浑水摸鱼，只是拐了一个弯，就让我迷惑。当然，这类故事没法给孙子讲，牵扯到人性，太复杂，只能让他在山重水复的人生路上慢慢品悟。

不久，我专程回了一趟老家，参加一位本家哥的葬礼。老家是流水席，我与几位帮忙的在最后上桌。吃完，就是发烟，一根一根递，一根一根接，不抽的自然没有。发烟的长不了我几岁，细细瘦瘦，罗圈着腿，绕着桌子递，轮到最后一个抽烟者，烟盒空了，他瞅着人家说：“你别抽了吧，你抽，我就得找总管领一盒，你抽一根，剩下的交回去，干了就可惜了。”我赶忙从口袋里掏烟，递出一根。发烟的说：“这下好了，皆大欢喜。”

发烟的说起来也是与我同村同族，原本比我小一辈，现在成了平辈。原因无它，都怨堂弟。太绕了，直说吧，发烟者的父亲是我堂弟岳父的亲哥，大名裴希明，生前最大一件功德，就是编撰完成了村志，村志上就有裴氏家训，家训里应该有泾渭分明之类的训条吧。

对，回去给孙子就这么讲。

诗词苑

马建峰

一定要点拨一下
山坡上的色彩，遇见
秋季的光，别过落日
关于被节令裹挟的过往
一转身，满眼血红
一转身，满眼泪光

就这样和氤氲生成梦幻

一枚枫叶的起落(外一首)

零落成灰，守在回乡的路口
牵绊久远的呼唤声
在山坳里被撞击，粉身碎骨

秋日的光

思念那份青白
漫过云层、土地
漫过一次次拔节与丰满

殷实的光，照耀万丈
谁在打磨
神话外的神话

秋在接纳里次第圆满

嫣红染满
一把雪，塞进故乡
那是种子留下来
最深刻的归还